

幕 后

又见烽烟到浙东

光绪皇帝 14 岁了，依清廷定律，马上就要亲政。慈禧太后则向 50 岁迫近，在 19 世纪，这个年龄已满黄昏的气味，该颐养天年了。她这帘后之权到了不得不放弃的关键时刻。

法国人却在越南得寸进尺，向大清朝步步进逼。

这下慈禧就有了继续专权的极好的理由了。

她先是挥了挥蓄着中国最著名的长指甲的手，作出惊天动地之举，将恃功倨傲、结党营私、呈尾大不掉之势的恭亲王清理出总署和军机处，夯实了自己权力的基石，给那些猜测她会放权的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国难当头，我不能离开位置。

接着又是召集御前会议，又是发出一道道懿旨，研究、征集抗法大计。左宗棠及时地奏献了一条。慈禧如获至宝，宣旨执行。

于是，由五条军舰组成的南洋舰队驶离了上海基地。它们的口实是解台湾澎湖危机。

但是它们没有到达目的地。它们没能救人，却不得不自救了。

其中的两艘躲进石浦，另外三艘则向镇海关开来。

它们的后面，是疯狂撵追的法国舰队，活像一条条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追得最紧的，是被誉为“海上猛虎”的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坐驾的旗舰“巴雅”号。

1. 御前会议，声音来自帘后

光绪十年（1884年）10月26日，黎明时分，北京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烛光通明，肃穆一片，只有蟋蟀还在阁外墙角“嚙嚙”鸣叫。

14岁的光绪皇帝一言不发，缓步走向御座。他的步履是如此沉重，似乎负荷着千斤重担。他早已不是那个啼哭着被糊里糊涂地抱进紫禁城的毛头孩子了。整整十年的以“熟谙帝王天子之道”为主旨的宫廷教育熏陶，整整十年端坐朝堂，学理朝政的积累，早熟的少年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他面对那些父兄辈授业师傅、大学士翁同龢等一批政坛元老，忧心忡忡地感叹：“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声辞凄楚令闻者无不耸然动容。

光绪十分聪明，他的心灵深处有“自强、御侮”的烙印，抱着振兴国家的希望，如饥似渴地读书，指望在圣贤经典中找到医国的良方。他把古代经典、汉学经说统统搜罗出来，放在懋勤殿的御案上，一有功夫便埋头钻研。在读《昭明文选》时，见首页有乾隆的肖像，视如珍宝，时刻带在身边，他决心像他祖宗那样有所作为。然而他的头上有一个权欲极强、手段毒辣的“亲爸

爸”——慈禧太后，而他身边又无枭雄重臣，因而，他上述的一切努力，都作奈何叹了。他绝不可能像乾隆那样放开手脚，施展胸中抱负，不可能成为雄视四方的中兴帝王，他只能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憧憬、多思多虑的孩子。

此刻，光绪皇帝端坐在朝西的御榻上。他的面容像先祖咸丰、同治帝一样，清癯瘦削，只是神色尤为戚然，殊无少年人的风发意气。他的身后垂着八扇黄幔，幔后坐着东西两宫皇太后。东宫慈安太后在南，西宫慈禧太后在北。御榻前的空地上，按照官爵尊卑先后，肃立着御前大臣、内阁大学士、六部、九卿、科道等朝廷中枢要员。

这是一次干系重大的御前会议，可以说事关国脉维系，也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御座是否能够稳固。

但作为坐在御榻上的主人，光绪皇帝仍然没有多说话，就像在此以前的所有次召见一样。他只是说了一句：

“开始吧。”

声音是如此之轻，以致有些大臣认为皇上并未出声，只是动了动嘴皮。其实在他们看来，出不出声，都是无关紧要的。未出声，是一股气；出声了，是一缕音，实实在在的内容是不会从皇上嘴里说出的。因为皇上还年少，尚未亲政哩。现在的皇上只不过是一具木偶而已，他的身上被牵着一根线，线头就落在坐于他身后黄幔里面的妇人的手里。这是一双苍白、干瘪却又很修长的手。就在这双手上，蓄着一对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也是样子最可怕的长指甲。

这是慈禧太后的玉手！

这双带着钢刀一样指甲的手，加上她那瘦峻的削骨长脸，紧抿着的越来越薄的嘴唇，构成了一个让光绪一看就会不自觉地战

颤的威慑形像。有她这位“亲爸爸”在场的情况下，他说话的声音自然是很轻的了。

所以大臣们也并不注意皇上，他们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皇上身后的黄幔。

幔内的慈禧慢慢地挪了一下身子，这是她意欲讲话前的习惯性动作。她今天急于讲话，国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嘛。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她先向慈安点点头，请她先宣述懿旨。因为光绪是慈安的嗣子，而慈禧只是皇上的姨妈兼婶母。在名义上，慈安是高于慈禧的。

但这仅仅是名义而已。慈安太后美丽、端庄、温文尔雅，人如其号，满身的女性和母性，缺乏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对政治权力的野心。而这点，恰是慈禧最感兴趣的。自辛酉年（1861年）发动“祺祥政变”^①（又称“辛酉政变”）以来，她手按朝柄已经整整 23 年了，并且越来越嗜爱，当然，手法也越来越精熟了。

慈安“讷讷如无语”，声音比皇上还轻。只有靠得最近的御前大臣才好不容易听清了，原来也是三个字：

“开始吧。”

看来母子俩在慈禧的积威下，不但嗓子变细了，连思维也变得一致性地简单了。

于是慈禧便照例成了御前会议的主角。

“众位爱卿，对台澎战事，是否已经妥筹善策了？”

^① 1861 年（咸丰十一年）清咸丰帝在热河（今承德）病死，皇子载淳即位，瑞华、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定次年改元为祺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秘密策划废除大臣辅政。11 月，奕訢控制北京的军队，趁皇室回京时机，将瑞华、载垣、肃顺杀死，拥护太后听政，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史称“祺祥政变”。

慈禧开门见山，直奔会议主题。

她的声音中充满了焦虑，这在平时讲究涵养、习惯于不露声色的慈禧身上，是相当罕见的。因此御座前的大臣们都把魂儿提到喉咙口，搜肠刮肚地谋思善策。不过这善策可不是立马可筹的。首先，他们面对的是法国人。对这法人虽不像对英人那么熟悉，但也可以说是印像殊深。放火烧圆明园的，好大一部分人，就是从这法国来的嘛。能够有本事到大清皇城来放火的夷人，岂是可以随便打发的？上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和英国人合伙，这次倒好，独户单干，又来了，熟门熟路似的。先是在越南干，从保护宗主中国人手里，夺了南圻，又夺了北圻，将几乎整个越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不仅如此，他们又向中国本土动手了。马江一战，我水师舰船、沿岸炮台工事、海军造船厂、海军学校和马尾军港基地设施等被毁殆尽。据朝报，现在他们又把台澎封锁了，台湾岌岌可危。解决这种极烫手的与洋夷的战争问题，哪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其次，大臣们还要看一看。他们要摸一摸老佛爷的底。道光战事（第一次鸦片战争）、咸丰战事（第二次鸦片战争），老佛爷不是决策人，对洋人的态度如何不是很清楚。所以大臣们都认为，在老佛爷的对法态度还未明朗之前，轻率表态，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再次，今年又处于非常微妙的朝政敏感时期。因为今年的皇上已经 14 岁了。按照宫廷惯例，皇帝 14 岁就应该亲裁大政。也就是说，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已经到了应该终结的时候。然而许多迹象表明，老佛爷无意退居后宫赋闲。譬如说她对恭亲王奕？的态度就十分的耐人寻味。奕？是慈禧成功发动“祺祥政变”的主要帮手，后来逐步掌握了军政大权。到了光绪朝，他已成为领

班亲贵、军机首座、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国务院总理又兼国防、外交二长了。权倾朝野，受到一些人的弹劾，是情理中的事，以前慈禧也并不怎样在意。但自去年以来，慈禧却忽然从谏如流起来。到了今年的3月13日，终于颁下懿旨，训斥他“地位越高，荣宠越甚，因此因循也越增，不思进取，谬执成见”，宣言“我朝家法峻严，绝不容有扰乱朝政的权臣存在，否则会有碍将来皇上亲政”，所以，“开去其一切差事，让他回家养病去吧。”不但将奕？本人的权力掙了个干干净净，还将他关系网中几个重要的扣结如军机处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等一并打扫清理了。奕？自咸丰战事中孤身留京与洋夷谈判取得“成功”一举扬名后，一直是朝中的外交专家，这次中法战后，又是由他主导军事与和谈两条线的。而今战事蒙阴，法夷跋扈，因此撤其职治其罪，本也理所当然。但朝臣们细玩慈禧懿旨，却发现根本没有涉及那方面内容。由此可见，老佛爷的突发杀性，主要是因“安内”的需要了。朝政走势未明，大臣们自是谨慎行事。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尽管慈禧一再垂询，大臣们还是支支吾吾，既拿不出什么善策，又不肯积极发言。

这使慈禧非常失望。她的左边眉梢子高高挑起，右边嘴唇越来越向右拉。这是典型的慈禧生气的表情。说明老佛爷不但失望、生气，简直是要发火了。这些饱食终日的废物！朝廷为他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物质条件，仅俸禄一项，除了发给月银、月米外，还要每月赐给数以千计的养廉银。平时献起策来倒也是滔滔不绝，似乎满朝都是人才，而今大敌当前，竟无一人可用了！

“都退下，回去好好商议，切实复奏！”

然而两天过去了，并无一纸飞到御案。反而是出使日本的大臣徐承祖倒提了一条建议：“着东南疆吏设法接济台湾。”这个建议属于隔靴搔痒，无关紧要，慈禧病急乱投医还是批准了。但仅有这么一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慈禧不再等候“善策”报来，她要亲自处置了。先是发布上谕，补授了刘铭传的福建巡抚职（原为领巡抚衔），仍驻台湾督办军务，安定了这个台澎战役中方主要指挥者的心，让他继续卖命。

正当她准备继续宣谕时，同年的 11 月 1 日，一条后来证明事关重大的“善策”呈到了慈禧的案桌上。它是以电报的形式发来的，上奏的是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左宗棠的建议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

“南洋、北洋派船组成联合舰队，驰援台湾。”

慈禧如获至宝。因为这条建议不但是到目前为止直接清楚为解决台澎危机而奏上的善策，而且还是由左宗棠提出的。干吏左宗棠朝野闻名，他献的计策肯定是切实可行的，于是她立即准奏，以皇上的名义发出电旨：

南洋派兵轮五艘，北洋派兵轮四五艘，在上海汇齐；杨岳斌统带八营，由汉口搭轮船赴沪，即统领各兵轮赴闽，先至厦门，探明法船情形，绕至鹿港等处登陆，相机援剿。

2. 启碇前夕，北洋人散了伙

电报以最快的速度发出去了。

北洋、南洋舰队也闻命动起来了。

只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援台行动不但没有能解台澎之危，反而在远离台澎的浙东，引发了中法间的另一场较量。

这让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些得意。他一直是反对以这种形式援台的。

接到朝廷电旨后，李鸿章认为这简直是在开玩笑。第二天便发了一份抗旨电——当然，电报是发给总理衙门的，没有直达御案：

台澎厦门港一水之隔，法舰昼夜巡洋，封口严密，我兵轮由北而南，闽洋恐被截阻，势必半途接战；或法舰至厦门寻战，我方力不能支，那么能退到哪里去？这些都必预筹稳妥，以免蹈马江惨败的覆辙。况且我北洋水师中只‘超勇’、‘扬威’二快船勉强可拨，这种情况已经几次禀报，朝廷也是知道的。就算我能遵旨派舰五艘，但法国人在台湾海峡有铁甲船至少不下四五艘，我船小甲薄，绝非可敌，肯定要被轰沉，白白损失。

几乎与此同时，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反对电文也飞到了总署，像约好了似的，两人的用语也差不多：

刚才接到派船的命令，我一刻也不敢耽搁。无奈我南洋舰队可调派的，只有‘开济’、‘南瑞’、‘南琛’三舰。然而就算这三舰，也难以抵挡法国铁甲船的炮击。……另外，我们用于海战的舰船不能同时运载部队，运载部队的舰船则无法用于海战，法舰甲厚炮猛，速度又倍疾于我，倘若途中遭

遇，无处可退，万难脱身。最后一点无论如何也不应忽视，那就是我舰队装煤吨数有限，不宜长距离行驶，否则一旦燃煤告罄，会寸步难行！

李、曾都是实力派封疆大臣，又长期处于一线。他们了解情况，也敢于陈述己见。从上引的奏章来看，应该说也言之有理，不能简单地视为因惧敌和保存实力而托词反对。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老佛爷这次援解台澎危机的心情十分急迫，这样的反对意见她是听不进去，也不想听的。

11月5日，严词督促的圣旨又山一样地压了过来。

这下李鸿章再也抗不住了。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后，17日，“超勇”、“扬威”二舰终于由旅顺口启碇南下，意欲与南洋诸舰会齐，相机行事。“超勇”由尽先副将林泰曾管带，“扬威”由尽先游击邓世昌管带，总司令是统带式百龄（出于可以理解的心情，他改名叫万里城）。在经过了三天两夜的航行后，于20日夜驶抵上海。看到北洋二舰到来，曾国荃自然也行动起来。他准备派出五艘军舰，他们是“开济”、“南瑞”、“南琛”、“澄庆”和“驭远”。

但曾国荃马上有些犯嘀咕了，这北洋二舰为什么会这样的多痛多病？20日到沪，23日便入坞修理，据说要10天左右才能完工。终于等到它们要出坞了，式百龄又提出，须同南洋五舰合操数次，方能出征。然而又不抓紧时间合操，他还要先考察一下南洋诸舰的装备情况。他不辞辛苦，从“开济”爬下，又登上“驭远”，逐一巡察，最后他说话了。他认为五舰之中，只有“南琛”火力较强，有哈乞开斯火炮两门，符合远征要求，其他各舰应同样配置才行；他还认为各舰的装甲太差了，根本经不住敌舰火炮

的轰击，必须改进，至少各舰的要害位置，如舵楼等，一定要用两寸厚钢板遮蔽之。另外，“南琛”、“南瑞”二舰还要加铁柱 6 根，否则船架不固。相比于小弟南洋舰队而言，北洋水师是老资格的大哥了，因此式百龄的意见就带有专家里手的味道，曾国荃没理由不照办。于是，他一面电商李鸿章，要求借用北洋水师暂存于上海某银行的 8 门哈乞开斯炮；一面督促部下给各舰上铁柱焊钢板，忙得团团转。

时间就在这种忙碌中飞快地过去，舰队南下援台的启锚之日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迟了。

然而就在这种推迟中，一件大事爆发了。

事发于中国的另一个藩属国，北地的朝鲜。日本政府见大清忙于南方中法间的战事，策动朝鲜亲日派，于 12 月 4 日发动政变，并遣兵将朝鲜国王李熙软禁于景佑宫。北洋大臣李鸿章得报，自然不能坐视。为集中力量，急电式百龄立即率“超勇”、“扬威”回北洋。然而正当二舰要动身的时候，朝廷的命令到了。朝廷不改原旨，仍令它们南下。但是式百龄认为南下绝对是自寻死路，敌我力量如此悬殊，马祖澳如何可能平安通过？他宁可冒抗旨之罪，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来冒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还有腰板铁硬的上司李鸿章辅相顶着呢，因此“万里长城”式百龄来了一个脚底心抹油，随“超勇”、“扬威”溜回北洋去了。

直到这时候，两江总督曾国荃才仿佛有点明白，原来以前式百龄的种种建议，都是为了拖延时间。就算没有朝鲜事变发生，式百龄也会寻找其他借口缩回北洋的。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希望的呢？但朝廷催命之令一道道发来，自己可没有抗旨的理由了，好在不需要他自己亲披矢石，有险也是部下去冒，于是他

下令，由南洋 5 舰单独组成援台舰队，择日出发。

3. “捉迷藏”游戏

选择了一个在如今看来也是大吉大利的日子，1 月 18 日，南洋援台舰队终于启碇南下了。当然，时间已经跨入到了光绪 11 年（1885 年）。

舰队司令为统带提督衔总兵吴安康。曾国荃知道这并非是最佳人选，他的奏报任命中曾有这样的话：

臣以用人之际，只求无亏大节，不忍吹毛求疵，是以奏派该人统率五舰。

由此可见，曾国荃对他尚有不满意之处。那么他有什么瑕疵呢？原来这吴安康是“疵”于生活作风问题，此人平时淡漠军纪，散漫得很。最糟糕的是，马上就要率队出征了，他居然还“在沪游宴”。碰巧河南布政使孙凤翔到沪办案，捎带着将此事查实了。好在这位孙大人是个认真而又正直、重大局的人，他在上报总署的电文中，一面如实反映，一面亦为他作了辩护：

若以五船纵横海上，所向无敌，不但吴安康非其所能，即遍求各营亦难其选。盖自创造轮船以来，至本年夏季，闽中乃有战事，此前十数年，海上未曾开仗，故无身经海战之人。吴安康于军务海洋尚有阅历，曾国荃弃其小疵，奏派援

闽，亦以全才难得，不得已以求其次也。援闽事关重大，臣博访人言，体察事理，似以审慎进止，全师到闽为要义

就这样，实在是由于蜀中无大将，在经过了一波三折之后，吴安康最后还是坐在了舰队的帅位上。

吴安康率领舰队离开吴淞口了。5只舰船上的主烟囱冒出的浓黑烟云逐渐飘散于口外的海空中。送行的人们都感到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颤噤。他们都认为5船此去，不管解得了还是解不了澎台之危，都是不可能轻易平安地返回基地了。

而此时舰船上将士们的脸色，也是异常的峻严。吴安康站在督船“开济”号指挥台上，一言不发。该舰的管带吴淞营参将徐传隆肃立一旁，也是默然无语。他们的左右身后的海面上，簇拥着由副将銜参将徐长顺管带的“南琛”号、由记名总兵袁九皋管带的“南琛”号、由尽先游击蒋超英管带的“澄庆”号和由准补太湖右营都司金荣管带的“驭远”号。整个舰队如同海蜃群移动，几乎是一寸一寸地飘移，速度缓慢得惊人，或者说是推进极其谨慎。没有人对此有异议。全舰队的每一个官兵也都知道此行的风险有多大，直截了当地说吧，简直是去送死。因为只有他们最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大实力。

表1就是对舰队实力的说明。

这其中，除了“南琛”、“南瑞”和“开济”3舰战斗力较强外，其他的都是排水量小、速度慢、火力弱、服役年代长的老爷船，如果是让它们去台湾海峡耀武扬威给国人看看，那还差不多；而现在是要去对付法国舰队！外夷的坚船利炮是曾经给所有的中国人都留下过惨痛印象的。这法国军舰能横渡万里汪洋来到东亚，又能一举毁了大清的福建水师和马尾基地，自然也是强大

无比。此番 5 舰南下与其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吴安康挺进时慎之又慎，也在情理之中。

表1

舰 名	舰 种	排水量 (吨)	马 力 (匹)	航 速 (节)	制造地	乘 员 (人)	配 炮 (门)
南 琛	巡 洋	2200	2800	15. 0	德国	250	18
南 瑞	巡 洋	2200	2800	15. 0	德国	250	18
开 济	巡 洋	2200	2400	15. 0	闽	170	14
驭 远	炮	3400	1800	12. 0	沪	372	26
澄 庆	炮	1268	750	12. 0	闽	150	6

他们用了 8 天时间，方到达浙江南部的三门湾；又用了 5 天时间，才移驻与三门湾仅一水之隔的温州湾的玉环岛。第二天，吴安康向曾国荃电报军情，称：

探得福州口外，法船防守严密，深恐阻截受困，不能不慎，暂泊温州洋面，遥作声援，作佯攻台北之势。法若撤台南回防我，则厦门援军可乘隙渡台

从此，吴安康率领舰队在温州湾和三门湾之间裹足徘徊，再也不肯南挪一步。慈禧太后严词督促的援台行动，就这样实际上已经搁浅于这种徘徊之中了。吴安康如此处置，从最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是为了保全中国海军可怜的一点实力，不甘作白白的冒险牺牲；从他自身方面而言，是惧敌惜命。虽可理解，却是抗令之举。奇怪的是曾国荃并不催逼，仿佛是默许了。

难道他遣师南下，也是为了装装样子，表演给朝廷看的吗？那倒也不完全是。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曾国荃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敌情情报。如果吴安康一味的鼓浪直进，他反而要电令其龟缩了。因为前面有法国舰队正虎视眈眈地候着他们。这次援台军事行动，保密方面做得极差。舰队刚刚离开上海基地，欧洲各家大报就已经有消息了。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马上有了反应。这个因马尾一战彻底毁灭大清朝的福建水师而震惊欧亚的海军将领，认为现在又有了立功扬名的机会。他视一口吞掉南洋 5 舰如同囊中取物。他在台湾早早作好了进餐的准备。但是南洋 5 舰忽然好似胶水胶着了一样，在离台湾还有一定距离的温州湾水面上，粘来粘去，再也不肯南移一寸了。这使孤拔一筹莫展，最后急不可耐地决定主动北上迎敌。

2 月 3 日，他将继续封锁台湾的任务交给副手利士比海军少将，亲自率领“巴雅”号、“侦察”号、“答拉克”号、“梭尼”号 4 舰到马祖澳，并令“凯旋”号和“尼埃利”号前来会合。3 天后，“杜居土路因”号也报到了。这样，北上迎击我南洋 5 舰的是由 7 艘法国主力舰组成的强大舰队。

因此，南洋 5 舰的作战任务从此刻起就有了性质上的变化。它们不再是援台，以希冀求得缓解澎台之危，而是要想方设法去避开敌舰，保全自己了。

吴安康率领舰队在茫茫大海上与孤拔玩起了“捉迷藏”。在开始阶段，他的藏匿战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法国远东舰队是 2 月 7 日正午起碇，向北进行搜索的。当天晚间时分，他们到达了三沙湾，8 日泊沙埕港，9 日抵温州湾。一连三天，连南洋舰队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似乎突然间，这支大清水师钻天入地了。

孤拔不肯罢休，继续向北搜索。这倒不是出于其好战性格，而是由于他明白消灭这支南洋水师在整个战略上的意义。这次对

华战争，孤拔打得并不十分顺手。虽然一举灭了福建水师，但在此之前攻基隆受挫，在此之后攻淡水港更是遭到了惨败。他们自己都承认，淡水之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以后“大家的谈话总不能脱开这么令人伤心的话题”。他们后来之所以要采取封锁台湾海峡的战术，除了占据一块地盘，以便与清廷谈判时可以进行讹诈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不让失败的消息外传。这次如果能够聚歼南洋 5 舰，不但可以进一步巩固封锁，也大大有利于重树官兵的自信。所以孤拔要不辞辛劳亲自率队寻战了。

他们竟然搜索到了属于老对手英国人势力范围的舟山海面。这是开始于 10 日拂晓以后的事情。他们在星罗棋布的舟山千余座岛屿之间，整整搜寻了一天半，仍一无所获。而“杜居士路因”号舰长却报告说，他们船上的储煤将要告罄。孤拔厌烦地挥挥手，让他们返回台湾。而他自己是不回去的。

孤拔在作战地图上看到了“上海”一地，心有所动。南洋水师会不会缩回老窝了呢？因此他下令剩下的 6 舰向上海进发。但是他还有些犹豫，因为法国政府并没有授意他在上海方面开辟新战场。事实上，他从报上得知，去年 10 月上旬，他们的外交大臣裴礼还曾公开发表过“法国决不滋扰上海”的谈话。虽然这也许是说给在上海有很大商业经营的其他欧洲国家听的，并非是为了顾及中国政府。但孤拔觉得还是应该谨慎些为好。要先摸准情报。于是在 11 日上午 10 时许，他下令停止北进，舰队暂泊大戢山岛。他利用该岛上的电台，与上海方面的法国机构进行了联系。

结果，孤拔意外地得到了几天来苦苦搜寻的那个答案：

——南洋 5 舰在三门湾海域。

他与它们擦肩而过了！

4. 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与此同时，中方也截获了孤拔利用大戢山电台与上海方面的来往电报。当天夜里，苏淞太道邵友濂向曾国荃密电报告说：

六法轮近泊大戢山，或云欲截我船，或云来寄电报，明日往石浦寻找我兵船等语。探法船在大戢山，要机房寄法京电，约两时之久，我船必受其害。法轮带鱼雷船，尤可虑。

曾国荃接到报告后，心急如焚。一面将敌情向吴安康通报，一面急告总理衙门。但还未等总署发来指示电，曾国荃又接到了报告，一颗心更加悬了起来。

原来孤拔也懂得兵贵神速，他早已转头南下，日夜兼程，直扑三门湾去了！

13日清晨5时半，孤拔舰抵三门湾外的檀头村。历时13天之久的海上“捉迷藏”游戏从此就要结束了。果然，并没费多大劲，处于舰队先锋位置的“侦察”号就有了喜报：

——南边发现五艘战船。

终于逮着了！

孤拔的嘴角逸出了惬意的微笑。这是狮子看见猎物时的微笑。他立即让信号兵发出了如下旗语：

——预做攻击海上敌舰的准备！

一个半小时后，它们距南洋 5 舰大约只有 10 海里了。

孤拔的旗舰上升起了红色小旗，这是“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的命令。各舰立即在桅上挂起三色旗，表示执行。于是，6 条法舰上的巨大烟囱骤然间浓烟滚滚，它们像红了眼的豺狗，向近在面前的猎物全速扑去。

直到这个时候，南洋 5 舰才发现，灾难真的来临了。

吴安康叹了口气“是祸躲不过”。他知道硬拼是傻子才会做的事。他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所以他的命令是：各自逃命吧！

于是南洋援台舰队顷刻间就分成了两半。马力强大的“南琛”、“南瑞”和“开济”3 艘巡洋舰全力向南避逃。而“澄庆”号通讯舰和“驭远”号木制帆舰由于脚力不济，无法跟上，只得向东驰去。它们的目的地是距离最近的象山石浦湾。那里港道弯曲，海涂较浅，说不定能据此而躲过一劫。

孤拔令旗一挥，也将法舰分成了两股。他让“凯旋”号、“梭尼”号和“答拉克”号去追击“澄庆”、“驭远”，自率战斗力较强的“巴雅”、“侦察”、“尼埃利”3 舰去对付另 3 艘南洋军舰。

一场追逐战！虽然从数量上来看，是三对三，同是巡洋舰对巡洋舰，南洋水师并未处于怎样的劣势，然而吴安康意识到“走为上”，应战非良策，所以还是一味的南逃。这样，敌我双方的较量体现出来的形式，就显得相当特别。不是斗智斗力，而是斗脚力，看谁的速度快，这简直像是一场海上“田径”比赛了。

这样，吴安康的吃亏则是明摆的事情。“南琛”、“南瑞”轮的马力只有 2800 匹，“开济”号更小，只有 2400 匹。而敌舰呢，“巴雅”和“侦察”号两艘铁甲巡洋舰都达到了 4000 匹，“尼埃